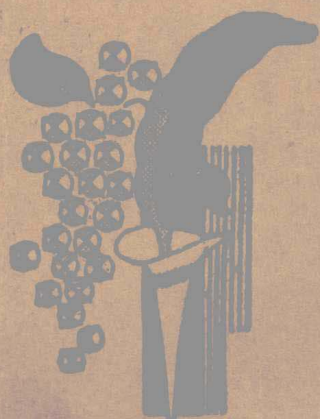


尤西堂雜俎

下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
仲序購於滬外

1000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出版

尤西堂雜俎

標點者 朱太忙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裝洋 5.40

新式
標點
西堂雜組 卷下

書

遺亡友湯卿謀書

弟別兄七年矣，一日不見，采蕭猶歎其久。況生死契闊哉！然思兄而不見，見阿雄如見兄焉。今阿雄又歿矣，弟永無見兄之日矣。悲哉悲哉！論者輒云：「天道無知，伯道無兒。」弟不謂然，蓋天以忌才爲道耳。既能殺才人，必能殺才人之婦，豈不能殺才人之子？覆巢之下，必無完卵。老蒼毒手和盤託出，非假夢夢也。所不可解者，鴛鴦雙打，蘭蕙齊焚，孩抱中物，何不並束一棺，使父子夫婦同登鬼錄？方見斬草除根之計，而又片時幃幃，漏網七年，耶然正多此七年，襁褓者能行矣，呱呱者能言矣。髮漸垂，齒漸長，日漸識之，無手漸解塗抹矣。白頭老母且喜弄孫，總角故人亦欣得婿。乃于千絲萬縷，纏綿繫戀之中，一刀割絕，痛入心脾。七年之淚，枯而復生，七年之腸，續而復斷。此弟前生三峽，未了哀緣，重現此銷魂迸血之報。始知造化小兒，天資刻薄，顛倒世人，其忌才之心，發之益遲，受之益慘矣。獨怪兄之靈心慧業，非侍書天上，卽修文地下，何不稍示神通，冥加庇護，顧容閻羅老子，輕勾眷屬，何其慧耶？豈以劉安雞犬，盡室登仙，不欲令兒子墮五濁界中，抑夜臺寂寞，有歸來望思之悲，攜回膝下，作大家團圓頭也？聞阿雄病革時，兒啼曰：「母在此！」又驚曰：「有衣冠而髮者，呼兒去。」然阿雄八月而孤，未識母也。彼衣冠而髮者，其兄也耶？八歲小兒，又惡知今人之不衣冠不髮也？此時父母之靈來，兒之靈去，忽然相遇，氣血感動，不覺呼出有天焉，而非人爲之也。果爾，則兄之呼兒去似矣，以弟竊謂此抵牾之愛耳。庭堅忽諸，若教優而

毋乃闕于大義乎？弟每過兄家，必見阿雄，客秋從長安歸，阿雄出揖，見其嶄然頭角，宛有父風，喜不自勝。一旦相奪，如傷重寶，中夜徬徨，憤恨填臆。故以前說歸怨于天，以後說致咎於兄也。兄得毋哂爲阿壁故態耶？弟年來窮愁益甚，遂決捧檄之謀，或者惜其小試，不知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壯夫不爲一慚，而不終身慚乎？此亦惟鮑子知我耳。或者又疑其趨榮慕利，弟學佛人也，佛氏不貪梵王帝釋之位，而况抱關擊柝乎？看弟游宦十年後，不披髮入山者，非夫也。弟于此事，向往頗堅，但不得其門而入。宿德有云：「割愛第一。」今哭阿雄，愛心大動，又增修持一病。然過此以往，水流花落，總不相關矣。兄愛女已字徐公肅，此吾門高弟，真玉潤也。兄後事已了，更無遺憂，所極不忘者，野屋雙棺，佳城未築，然篋城龜市，自有定數，兄勿爲恨。他日生芻一束，重哭兄于白楊青草中，生別死離，乃爲究竟，則信矣。弟永無見兄之日也。并求見其如兄者，不可得也，可奈何？奈何？臨風染翰，聊以發九原之一涕而已。

予與卿謀往來書，不下千紙，卿謀歿後皆失之。今作此書，以見雙鯉相思，幽明不隔爾。猶記予焚琴詩云：「願寄尺書遺地下，孤兒一曲最呱呱。」蓋用漢樂府孤兒行語，然竟爲此書作讖，傷哉！（自識）

上龔總憲書

恭惟閣下北斗上公，南山君子，起大小龔之後，卓爾不羣，介左右流之間，峨然獨秀。有鐵石梅花之氣概，兼山川香草之風流。鼓吹六經，而丘索典墳，如琴瑟笙簧之並奏；鹽梅九鼎，而兵農禮樂，若羔膾蠃膾之咸宜。爰貳爽鳩，白雲起而鸞屏鞠草，俾專司馬；紫蓋見而玉帳生風。久造膝于席前，遂彈冠于柱後。擅烏府先生之望，七貴泥樓，聽聽馬御史之謠，三公避路。摧剛直枉，舍狐狸而問豺狼，指佞觸邪，視鷹鷂之逐鳥雀。霜風捲地，霖雨回天。朝廷頒其議于政事之堂，則爲快活條貫，草野銜其書于金石之錄，皆曰忠愛文章。總一臺之紀綱，楊橫多角，秉九

流之刀尺，簪盍龍門。庶乎得聖人之清，如此任天下之重。雖兒童走卒，盡知安石之爲蒼生，况屬吏門生，不仰季長之有絳帳。聞風能立，視海思歸。伺吳下阿蒙，南州孺子。操三尺管，輒輕千騎。東方擁五車書，漫擬百城南面。十年不遇，遂令鄧禹笑人。四海無儔，未見鮑生知我。臣飢欲死，壁立相如。予去何之？塗窮阮籍，竟折腰于五斗。將糊口于四方，仕有時乎爲貧，顧慚小草，出無辭于排難。正遇盤根，遠戍功名，端憂歲月。王粲登樓之日，淚滿青衫。班超出塞之年，愁生白髮。李將軍之故地，夜聽邊聲。王車騎之閒曹，朝看爽氣。文成鸚鵡，禰衡悲尸冢之間。跡寄鷓鴣，張華感樊籬之下。翟尉之門羅雀，松菊無存。史雲之釜生魚，樵蘇不爨。焚琴煮鶴，一飽無時。納履捉衿，孤寒何地。坐然明于堂下，孰許論心。逢甯戚于車前，誰憐扣角。鸞臺鳳閣，無非甲乙之才。莘野磻溪，終是斗筭之器。以家門考經濟，則由求從政。甯居陽貨之先，以科第論文，則李杜稱詩，必出顏標之下。自非九方相馬，肯略牝牡驪黃。或者大匠掄材，不棄輪囷枯朽。荆山不剖，卞和泣血，以相明。豐城久埋，雷煥望氣，而自躍。鍾期未遇，朱絃無三歎之音。般郢當前，鉛刀有一割之用。求人非易，知己良難。昔國子先生，屢上書于宰相。汝南太守，亦自贊于康成。愚固不倫，願實相等。楷模在望，孔融登元禮之門。奇字滿床，侯芭入子雲之室。敢言桃李，聊借參苓。伏望尺寸兼收，斗升分潤。操其長綆，援絕壑之行人。假以餘光，照寒鄰之績女。老驪伏櫪，尙効馳驅。飛鳥依人，甯忘飲啄。苟以蟲臂鼠肝爲足用，將附龍鱗鳳翼而彌彰。至乃風雅一塗，不啻編摩數載。湘東三管筆，冢會封鄴下五言詩。城自築，登山臨水，不無刻羽之聲。弄月嘲風，每有雕蟲之悔。方外司馬，長嘯恆多。江東步兵，短歌閒作。辟草蛩之吟雨，壑真布鼓之過雷門。所賴弘獎風流，抽揚月旦。排沙簡寶，舍短收長。點鐵成金，改爐作好。筆則筆，削則削。一字南金，步亦步，趨亦趨。終身北面。小子有造，荷明師之教成。大言不慚，資鉅公之絕倒。

上曹通政書

侗聞之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是以毛遂贊于趙相，君子譏之。方朔鬻于漢廷，賢者爲恥。語曰：『抱壁途乞，無爲貴寶。』儒者大雅，固不屑矣。然而騏驥逐九折之坂，見伯樂而長嘶；梧桐生于千仞之岡，遇子牙而發響。何則？相皮者衆，知音者希。鹽車雖困，不邀剪拂于圉人；梁木雖隆，不吐宮商于匠石。此越石求伸于知己，昌黎貴遇于大賢。豫讓許身于知伯，侯喜矜色于盧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夫車鐸至微，荀勗取以和樂；鑿材垂朽，蔡邕斷以成琴。牛溲馬渤，而越人求之；竹頭木屑，而陶公不棄。是故物無美惡，當時則貴，士無賢不肖，遇人則名。蘧蔭入宮，目以蛾黛；薤韭登俎，配于雕胡。撥其枝葉，則椒蘭無馨香之芳；假其羽毛，則燕雀有飛鳴之勢。所以蟠木求其先容，圭璋貴乎特達。兩美必合，尙庶幾焉。恭惟閣下四海偉人，千秋作者，文章高視西京，意氣人倫東國。如泰山北斗，莫不仰其高；而景星慶雲，爭先覩爲快。方今大道平康，四門雍穆，鸞鷟盈于九列，夔龍布于兩階。而閣下子焉至，謬謬以昌作朕股肱，爲王喉舌。宣室之論，天子獨重賈生；武帳之奏，公卿皆憚汲黯。矧夫蓬茅布褐，郡邑簪纓，接其丰采，草木之藉陽春，承其美談，魚龍之逢風雨，有不延頸龍門，摩肩鐵限者哉？若侗者，江表腐儒，廬中窮士，讀古人書，五經六藝之說，既聞其詳；友天下士，三君八及之名，亦知其概。志大而才不逮，氣矜而力不足，名隨謗至，命于仇謀。書十上而不行，學三年而不穀，易衣并日，悲歎窮廬。于是遠追抱關之義，近維捧檄之心，身旣可以許人，仕有時乎爲養。夫莊周游戲于漆園，曼倩浮沉于金馬，達人之高致也。長孺薄淮陽而不爲，士元守末陽而不治，志士之遠謀也。以侗視之，皆非其比。自無舊業，敢恥微官。一命雖卑，陳力就列，孰意蹇而又蹇。放此邊關，長沙卑濕，賈太傅之傷生；潯陽蕭條，白司馬之掩泣。旣謝投筆之功，但增掣肘之患。願抱鳴琴之興，時懷索米之憂。歌不飽而兒啼，賦無衣而婦歎。涼風九月，塞雁南飛；哀杵亂鳴，悲笳互動。望長安而日遠，睇吳市而雲飛。秦公子之登樓，楚大夫之處廓。感時撫景，惆悵何言？亦嘗驥首青冥，思自奮激，而泥塗局促，振拔無由。唐人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以侗年境當之，正子桓所云已成老翁，但未頭白耳。夫漢以

策取士而班馬楊雄不與唐以詩制科而李杜浩然遺之下者勿論。豈子虛太玄不及公孫春秋北闕南山不如湘靈鼓瑟乎？然非破拘攣之見，馳域外之觀，鮮能物色于風塵羅網于廖廓世俗悠悠奉明經爲鴻寶祕聖書爲金科，執斯以概則屠釣胥靡終非俊物，貲郎掾吏必乏奇才。磊落不羈之士有槁死岩穴投老遐荒耳，惡能揚眉抗手陳誠懇于本朝行話談于當路哉？雖然，宵戚不恥飯牛而商歌以感管仲，王猛不羞捫蝨而雄辨以動桓公。李白上書相國而自署海上釣鯨客，王適投刺將軍而自名天下奇男子。侗雖不敏，請侍下風，倘不麾之門外，則升堂入室，小子何敢讓焉？金非莫邪而類躍冶，玉豈連城而將泣血，賤似葑菲而思下體之採，質同駘駘而求一顧之知。齒牙餘論願先生勿惜也。侗自束髮學爲詩歌古文詞慕吉甫之穆若懷德璉之斐然，戶牖都着刀札遂有然昌黎以爲大慚，子雲悔其少作世無玄晏則太冲三都未免覆瓿耳。以閣下黃初家世正始元音金石笙鏞會聲而鼓秋水向若奚啻大巫顧鳳輝丹穴華蟲猶飾于林中虎嘯谷風蟋蟀尙吟于床下，雖不自諒各有所長青蓮烏夜之作賀監解貂昌谷雁門之行文公束帶才雖愧于古人事實希于往轍，絕塞無友俗吏寡聞竊恐刻鵠不成探驪未得守井蛙之見貽遼豕之嗤敬錄篇什仰陳函丈幸而教之感且不朽以筵撞鐘以蠡測海放言無章伏望寬其督責少垂察焉。

■ 再上龔總憲書

語云：「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然則士非知己固無可用之日矣。夫使士終身不遇知己而不用，或誤爲不知己者所用，二者皆無足惜。惟是遇知己矣，上欲援之而陷于格，下欲攀之而懸于勢，遂巡却顧而時已去，機已失，使知己有不獲用士之憾，使士有不克効用知己之羞，斯則天下所大痛耳！今有畜千里之馬者，以駕驢車于九折之坂，傍人不識也。伯樂過而識之，其馬淒然長嘶，伯樂亦潛然流涕，乃告其主曰：「此良馬也。」又

稍稍語其旁人。然是馬也，風霜憔悴之形，厓谷顛踣之狀，皮相者無一取焉。且田野之子，農行三十里，賈行五十里，乘千里馬安之？雖其旁人，亦無能以千金市之者。設有圉人牧吏，飾以金羈，絡以玉勒，騎而致之長安大道之東，洛陽小苑之西，星飛電躍，光采炫耀，左右歎羨，價增十倍。然是馬也，甯老死于九折之坂，而不願爲圉人牧吏所得。何者？感伯樂之一顧，而思爲之用也。今世所謂伯樂者，舍閣下其誰哉？攬四方之紀綱，秉百工之刀尺，位已尊矣，望已隆矣，文章經濟，赫然稱當代一人矣。而猶傾心于下吏，肯首于愚生，褒尺寸之才，揚纖毫之美，故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莫不慕閣下之知侗爲特奇，而幸侗之受知于閣下爲獨至也。然侗之年已踰三十矣，跼蹐于卑官，棲遲于絕塞者，三年于茲矣。今秋一病五十餘日，假使三日不汗，七日不食，則卒然溘霜露，填溝壑，雖欲長侍門牆，豈可得哉？又使掌銓衡者，計其年限，等其資格，授以遠方一丞，則侗必流離坎壈于山巔水涯之外，終不得奮其舌而昂其首。否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侗將長爲農夫以沒世，而玉階方寸地，迄不敢望焉。侗固已矣，獨使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以爲有知己如此，而士尙不用，有士如此，而尙不爲知己用，相須何殷，相遇何殊，有不慕者轉而爲歎，幸者變而爲悲哉？昔馬周年僅四十餘耳，太宗及其壯而用之，遂成貞觀之治。賈誼年亦三十三，文帝知而不用，竟死長沙。向使文帝及賈生之壯而盡其才，功名豈在馬周下？而二子遇不遇懸殊者，則以賈誼排于絳灌，馬周引于常何，士固伸于知己，而詘于不知己者諒矣。夫才雖天生，而器由人造，豫章之才，莫不知其良也，荆山之璞，莫不知其貴也。然本與石默而不言，一旦有匠焉斧之鋸之，曲之以爲輪轅，方之以爲門戶，有匠焉琢之磨之，雕之以爲杯斚，飾之以爲佩環。而木與玉終無言以自明焉，徒使建章之樗櫟，明堂之皁楸，笑人千載，而其時卽有卞和郢石者見之，亦相與悔恨而莫及，豈不哀哉！然馬之遇伯樂，木之遇郢石，玉之遇卞和者，十有八九，其不遇者偶耳。顧與其流涕於未遇之時，悔恨于不遇之後，不若馬之善鳴，木與玉之能言者，祝田野之足，去拙匠之手，不爲圉夫牧吏所得，與樗櫟皁楸所笑，故以狂瞽之言，陳于知己之左右，幸憫而察之。

寄王大宗伯書

倘自辭絳帳，遂出青門，策蹇足以言旋，挂征帆而長往。于斯朱夏，爰渡黃河，雖去國之悲，平生已矣，而歸田之適，意氣浩然。松菊猶存，琴樽無恙，便當躬披短褐，手執長鑱，釣魚東海之濱，種豆南山之下。聊云卒歲，敢曰違時。惟是刀筆小吏，受至尊之知，章句庸儒，奉大賢之教，而功名不立，學業無聞，霜露忽凋，草木同腐，以此抱愧，未能解憂耳。然而易著見幾，書稱知命，侗雖不敏，請事斯言。所賴仰託門牆，俯哀溝壑，知白雪之寡和，附青雲而益彰。苟達微忱，甯愁遠道，時因羽便，率候輿居，書不盡言，翹首而已。

答周侍郎書

僕束髮受書，卽知中州有元亮先生，昌黎所謂景星慶雲，穎濱所謂高山大河也。今乃得登龍門，親燕笑，不勝喜慰！二十年夢寐，爲不虛矣。僕亦嘗北走燕趙，南入閩越，中歷齊魯楚豫之區，求當世之大人先生者而從之遊。大約錢穀之外，別無政事，簿書之外，別無文章，拜跪之外，別無面目，酒食之外，別無肝膽。天下士有投一刺，獻一書者，不標之大門，則束之高閣耳。嗟乎！被龍章于裸壤，奏韶樂于豐俗，誰爲爲之，孰能聽之？此虞生所以歎恨于青蠅也。求其下士之誠，好文之篤，如閣下者，有幾人哉？信乎相須之殷，而惜乎相見之晚。使僕于二十年前遊大賢之門，稍得吐捫蝨之談，奮雕蟲之筆，斟酌千秋，馳驅萬里，或有可觀。小草雖微，亦藥籠中物也。雖今日周游晚歸，風雨相半，焚書瘞筆，投老空山，雖有尺寸之才，亦焉用文之而已。雖然，僕之向往，則有在矣。濟南生云：『國家無吾輩文章之士，則鳳鳥不鳴于岐山，而仁獸化爲梟機。』夫麟鳳雖不常生，然必問世一出，不然者，怪鴉登壇，野干執轡矣。鶴鵠決于榆枋，亦慕丹山之彩，驪黃蹀于棧櫟，亦仰大角之祥。惡有對怪鴉而長鳴，朝野干而草舞。

者哉？承頒大集，于大江中讀之，砰礚澎湃，與潮音相答，洵奇觀也！尺牘一選，尤見精詳，子桓稱元瑜書記，翩翩足樂，而劉公一紙，至賢于十部從事，豈小道哉？竊不自揣，錄近作數首，呈之典籤，明鏡在前，雖孌母無所匿其醜矣。亡友湯卿謀少年早夭，其遺集湘中草，可以傳世，而未得其人以傳。知明公于存沒之誼最深，故摘其尺素數則寓覽，此未足盡人才之萬一，蓋哀其無聞，庶乎附作者以彰焉，伏惟留意。

與宋荔裳憲副書

前者仙舟經于敝邑，殊乏菱蒲之獻，虛邀蓬華之輝，顧影知慚，望塵增悵。恭維門下爰自燕山，聿綏海甸，風流吐納，襟三江而帶五湖，才略縱橫，競千巖而爭萬壑。黃旗晝見，紫氣秋高。某本菰蘆，有如樗櫟，嘗仰昌黎之北斗，得交安石于東山，邂逅登龍，追隨附驥，竊訂千秋之雅，相將十載于茲。至如季布居官，恆遭謗議，屈平去國，不之離憂，每荷包容，更加推輓。此拔山超海，負德難勝，垂露懸針，書恩不盡者也。惟是放逐以來，窮愁日甚，叩門乞食，終無一飽之歡，閉戶著書，未免單寒之苦。歎遭逢其已矣，矢報効以何從？信乎枯木朽株，無取才于哲匠，或者遺簪墜履，不見棄于仁人，決西江之水，可活枯魚，垂北海之雲，自依窮鳥。雖有驚馬，差許驅馳，毋論鉛刀，亦堪剗割。庶幾田文門下，仍留長鋏之賓，庾亮樓中，不去胡床之客。既兄行李，附候旌麾，率爾無文，定資絕倒。

公留剖公住山書

恭惟剖石大和尚德茂三明，功深十定，花開五葉，獨承賓主之傳，月出萬峯，親受君臣之位。借竹簍而顯道，妙義風翻，把鋤斧以開山，威音雷震，揚眉瞬目，百尺竿信手拈來，運水搬柴，七斤布隨身着去。地周十笏，啓八界之金繩，天轉三輪，裝千尋之寶座。碧岩青嶂，皆成歡喜之園，翠竹黃花，盡繞總持之樹。漁洋翠嶺，象此宗峯，震澤鴻

溶歸于性海。蓋現身說法，三十載于茲，而禮足投誠，五百衆以下。某等持四句偈，尙苦古本生疎，參一味禪，恆嘆拳頭不識。幸接傳燈之教，獲登選佛之場。方謂永渡迷津，長遊覺路，而道途傳說，忽聞飛錫之期。方丈貽書，遂示拂衣之願。深惟雅尙，未愜愚衷。假云三宿必戒，則達磨九年面壁，已恨其多；果以四教爲懷，則智勝十劫道場，猶嫌其少。況此聖恩上剎，實由仁德中興，新蔚祖之華幢，振漢公之法鼓。僧祇大衆，並仰門槌，梵釋諸天，咸依坐具。而乃輟珠輪于末路，斷寶筏于中流，竊恐猿鶴吞聲，龍象掩色。桃花柏樹，徧地蕭條；鹿苑雞園，一時寂寞。昔馬祖八十，猶然口吸西江；趙州百齡，正爾眼鑠天下。矧師道臘，未及古稀，即使力倦翹勤，志存休息，亦當臻絳人之甲子，祝黃髮之春秋。廣集人天，善來縑素，博採株杌之衆，別傳獅吼之兒。然後打破禪牀，擲開拂子，將掉頭而不住，縱撒手以何難？今開堂既無持鉢之人，退院又少卓錫之地，雖高如汾，業折脚鐺甚處安排？貴比南陽，無縫塔未曾製樣。豈惟羣心戀慕，頓失真如，抑覺大事倉皇，不成解脫。且愚聞五蘊非有，四大本空，固泯去來，甯分人我。若認昔來今去，似添一段因緣，必欲離我求人，又造兩重公案。徒慮修齋婆子，不免燒菴；祇恐出院文殊，終須喫棒。聊供一喝，仍望三思。伏願擴濟世之弘慈，投閒之小讓，西山露柱，常護軍持；北寺伽藍，還迎拄杖。則馬鳴龍樹，悉驅馳三乘之年，并石女木童，俱歌舞四門之日。

公請物外禪師書

恭惟物公和尚，妙年悟道，正法當機，脫下青衫，便著七斤之布，擲開翠鏡，已持八角之盤。卓爾萬峯，鉢早傳于玄菟；泓然一水，杯復渡于青蓮。人天並仰音輪，道俗咸歸慧炬。茲有西山化成菴者，雪飛千尺，留年處士之家；雲覆十方，此日頭陀之寺。住持靜默，薰心抖擻，竭力經營，雁堂輪奐於金繩；螺髻莊嚴於寶象。尙虛十笏之地，未逢九帶之人。欲闢叢林，須延上座。伏望秋風飛錫，曉雨拈花，垂一足以開山，現三身而說法。探竿振喝，遠宏臨濟之

宗，揮麈清談，重起支公之席。將見滿堂枯木，皆參豎指之禪，并令一片寒岩，盡化點頭之石。

答蔣虎臣太史書

來書云：『數年來學道何如？弟有妄想，不可不實情告知已者。向來屢欲具一小疏，薦舉海內之人。其一則某君作小說，教道人家兒女作桑濮間事。其一則某君選宋文周程張朱之後，乃附一龔開朱江王十大賊贊之中，此作出類拔萃之聖人。其三則從友人處得先生所作宋玉傳奇，大意見神女淫奔，君臣聚麀。此事宋大夫原未有實事。所云行雲雨，亦是風伯雨師之類，在楚王夢中，尙未有非禮之及。公今以此污穢神人，褻瀆造化，以較兩人，猶爲勝之。因是契厚，不敢聲說，使兩公亦在網羅之外，至今抱疚。仰乞垂聽狂瞽，速爲毀板，所造於公家子孫功德無量也！』比見邱抄，得公疏，知已謝病歸里，輦上貴人，戀棧不休，而公棄熱官如敝屣，非道力勇決，安能若此？記往歲有詩寄懷云：『山中叢桂發，可以招王孫。』公答教云：『從軟紅中回憶故鄉風物，如飢人覓食，何暇勸導？小山叢桂，不待公招，行自招矣。』今果踐宿諾，將待公子西山千尺雪邊，把臂話舊，真一快也！惠師北歸，接讀手札，至末簡爲之一嚇，直得通身汗下。旣而思之，匿笑不止，聊爲公剖之。蓋巫山雲雨之事，迄今數千百年，詩人引爲美談，卽舉其尤雅馴云：『微生盡戀人間樂，惟有襄王憶夢中。』又云：『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苟無交感之私，王何憶之有，而旁人亦何所疑？詩人一字，冷然定案，然有識者辨其夢非襄王。按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先王謂懷王也。若再見夢于襄王，幾乎父子聚麀，無禮實甚，且神女賦本文，其夜王寢夢於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云云，君告其臣，不應曰對。王曰：『狀若何也？』王曰：『茂矣美矣云云，後又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不應重疊。王曰：字。此一點之訛，更爲王夢無疑也。』來教云：『宋大夫

原未有實事。』固然。賦云：『牽予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清潔兮，卒與我乎相難。』又云：『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頽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夫神女既託體先王，爲臣子者，在君父前，豈敢昌言苟合爲尊者諱，不亦宜乎？然至於目略微盼，精彩相授，則感動依憑，爲已極矣。必抱衾而成親，待挂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其後所賦東家之子，亦仿此意。時稱玉口多微辭，殆不虛耳。然遽執此爲玉罪，則未可。蓋玉所賦者夢也。夢生於想，想生於因，乃亦有無因無想而爲夢者。至人無夢則已，苟有夢則充類至盡，極天地間奇怪齷齪，恍惚顛倒之事，無所不有，而况區區一夕之歡乎？湯臨川牡丹亭云：『此女夢中所犯，如曉風殘月。』玉之罪無乃類是？抑有過于此者，曹植求甄逸女不遂，後爲文帝所得，黃初入朝，帝以后所遺枕資之，歸途感而入夢，因作賦曰：『感甄。』明帝嫌其不雅，改曰洛神。若比例斷獄，則子建有陳平，直不嫌之疑矣。罪不加于玉一等乎？且玉神女，尙有故事可證。子建洛神，直是平空誣坐。來教譙以污衊神人，褻瀆造化，則宓妃與赤帝之女，何以異焉？果如公言，神女必清虛高潔，體絕婚媾，乃懷王一席，已爲白璧微瑕矣。夫神人雖殊，陰陽一理，驪騎神君之事，紀在正史，若智瓊之適弦掾，蘭香之嫁張碩，彩鸞之伴文簫，沈亞之娶蕭家公主，韋安道配后土夫人，李瓊玉至爲虞舜之辟陽侯，雖荒唐狡獪，未可盡信。文人好奇，猶豔稱之，繚以巫山一篇爲公案耳。以此推之，朝雲暮雨，夢固無徵，卽神女豈有其人？不過如子虛亡是之流，或有所假託而名焉。如子建之感甄，后而名洛神，安知玉不感于東家之子，而借神女以發其思慕鬱結乎？古人著書，寓言十九，玉嘗爲大言賦，方地爲卓，員天爲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小言賦云：『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蝨腦，切蟻肝。』其說夢也，亦若是已矣。夫以男女之情，而寄之于夢，夢寐之緣，而託之於神，鬼神之狀，而形之於文，莫非幻也。而僕復以古人之文，演而爲戲，則尤幻之幻者。如海市，蜃樓，鵝籠，錦障，倏忽吞吐，不可究詰。今立傀儡於前，而大人先生正襟危坐，以責之，不幾夢之中，又占其夢乎？然僕之作讀離騷也，蓋悲屈原之放逐，而以玉附傳焉。離騷以夫婦喻君臣，九歌云：『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

今日成。』似乎淫褻之至，而其旨要歸于正。玉固學於師者，特借神女之事，以感諷襄王，而惜乎王不之悟也。昔世祖皇帝覽而善之，深知鄙意，故令教坊演習，以爲忠臣之勸，而公不加細察，據爲罪案，斯僕所大痛也。旣而笑曰：『吾挾天子以令諸侯，使襄王而在，亦當自誣服。况異國大夫，何處稱屈？』蔣先生雖有柱後彈文，其如何？然非公無以發我之狂言，嚴冬苦寒，一博胡盧而已。

公致王孝廉書

愚聞春秋責備賢者，蓋以忠孝節義之事，惟賢者能爲之，人有忠孝節義之事，亦惟賢者能曲成之，樂與之，雖詩書所載數千年以上之事，聞之莫不喟然嘆興也。况生在同時者乎？雖道路所傳數千里以外之事，聞之莫不勃然感動也。况近在一家人者乎？故古之人忠如伯夷，子胥，孝如申生，伯奇，節如其姜，伯姬，義如豫讓，鉏麂，其死也，人皆哀之敬之，其死而尚未至於死也，人必被髮纓冠，匍匐以往救之。夫伯夷，子胥，諸人之志，在於死也，理之正也，而人不忍伯夷，子胥，諸人之卽至於死也，情之至也，惟賢者可與言理，惟親者可與言情，故春秋責備賢者，而僕等於賢而親者，責備有加焉。練川之有閣下喬梓，非當世所謂賢者乎？閣下之于貞女，秀文，兄妹也，以尊大人視之，猶女而女也，天下之至親，孰過于是乎？今聞貞女之事者，士大夫則酸鼻流涕，匹夫匹婦則曠若發矇，閭巷小人亦慚愧浹汗，以爲鐵中錚錚，閭中佼佼，而在王氏，則猶之景星，慶雲也，祥麟，威鳳也，嘉禾，芝草也。太原，積德，累葉，簪纓，其發祥于閣下喬梓者，勿論。即使推而大之，如關西之四世三公，河東之三代宰相，愚以爲未及貞女之生，爲家庭之瑞，宗族之榮也。何者？天道之于富貴，以爲庸俗之物，不堪矜惜，而忠孝節義必自問氣所鍾，其鍾于奇女子者，尤罕見焉。然天旣甚愛之矣，又若甚害之，使之生，使之死，使之死而復生，使之生而欲死，其摧挫而扼塞之者，如孟子所云：『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窮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極千古聖賢豪傑之患難。

交集於一女子之身，吾不知天之意，固愛貞女之節，而宛轉磨鍊以成其名耶？抑將害貞女之節，俾之流離顛沛，以殞其軀耶？語云：『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又不知人之意，當助天之虐，坐視其凍餒而不救耶？或者體天之愛，而稍扶持周給，以爲名教之勸耶？二者門下宜奚取也？閣下喬梓之于貞女，愛之亦至矣，始則鞠育之，教誨之，締以婚姻，可永畢矣。其負約也，所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者，幸尊大人不奪其志，却楊氏聘，而貞女免於一死。及改卜朱家，吞環絕命，而母嚚如故，幸閣下投袂而起，挽車以歸項氏，而貞女免于再死。然此後厄於南翔，羈於楓涇，流於吳門，嫡母見逐，舅姑相背，飢無粟，寒無衣，居無敵廬，貞女之濱於萬死者數矣，豈止一死再死乎哉？聞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夫使貞女之不失節，而得不死，閣下之惠也，而使貞女之不失節，卒者餓死，亦豈門下之心乎？今吳中大無流民載道，門下以拯飢濟溺爲心，見老弱之轉溝壑者，必思煮糜以哺之矣，見壯者之散四方，必思築舍以安之矣。然猶有可諉者曰：『疏且衆，弗能徧也。』其宗族朋友之貧者，苟有緩急，叩門必應。先賢如范文正置義田，忠宣助麥舟，閣下父子好義，當優爲之。况提攜一弱息乎？假使秀文僅無知女子，所配不良，廢棄家人產業，然憐其孤露，撫如己出，猶當終身衣食之。况貞女大節，雖烈丈夫不如者乎？項郎雖貧賤，然年少讀書能文，是未可量也。漂母哀王孫而進食，况半子乎？今擬一不倫之事于此，卓文君夜奔司馬相如，其父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相如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身著犢鼻褌，而令文君當爐，王孫聞而恥之。人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于長卿，長卿雖貧，其人材足依也，奈何相辱至此？』王孫不得已分子文君，僅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今項郎之才，未知與相如何若？然以貞女視文君，則天淵矣，而閣下喬梓又非王孫之比，獨不能分一箸乎？任西華冬月練裙，路遇劉孝標，玄然矜之，彼故人之子且然，屬毛離裏，何忍棄之若遺也？雖然，世態悠悠，天倫陌路，吾何望焉？惟門下爲當世賢者，賢者必篤於親，故望之獨深，望之深則責之不得不切。愚按春秋責備賢

者，故于晉文公之侵曹伐衛，雖意在救宋，猶譏其復私怨而忘同姓之親。此胡氏之深文也。然秋亦有爲賢者諱，如救邢而不言狄滅邢，城楚丘不言狄滅衛，城緣陵不言徐莒脅杞，公羊氏一書再書，皆以爲爲桓公諱。蓋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其救之城之，有繼絕存亡之功，雖文不與而實與之。又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今閣下之于貞女，匪直曹衛同姓之親也，貞女之處今日，則幾幾乎有三國滅亡之憂矣。度門下之心，必深以爲恥，量閣下之力，豈遂弗能救歟？齊桓晉文之事，將奚擇焉？僕等之敢于責備賢者，正深欲爲賢者諱也。狂瞽之言，幸賜垂察！

寓陳大司空書

侗嘗聞之古人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爲語又云：『士而知己者用。』二說似相反，而實相成也。夫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君子非之。然揆之人情，有不能已者。士當貧賤之時，居無鄉曲之譽，出無廓廟之援，名沒齒而不稱焉。設有一人哆口而譽之，垂手而援之，俾得奮其舌而伸其筆，雖未榮貴其身，鮮有不感于心，動于色，流連慨慕而不能忘者。虞翻所謂天下得一人知己，可不恨也。此在比肩之輩，尙爲刎頸之交，而況遇合于鉅公，見推于大賢乎？鄒陽有云：『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容，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信乎莫爲之前，雖美弗彰；士之待舉，亦猶是矣。顧古之薦賢者，舉爾所知而已。周公之時，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見者三十人，貌贊之士百餘人。趙武所薦白屋之士，筦庫者六十家，豈必人與之相得，家與之相識哉？今之薦賢者，則異是，非有肺腑之戚，理弗親也；非有銜盃酒之歡，則弗信也。無左右乎繆公之側，則弗思也；不日掃平陽之門，則弗見也。雖有盛名之下，觀聽望深，而聞聲相思，進前不御者多矣。何者？人未易知，知人不易，恐其名不副實，因而累我也；怨不酬德，反而負我也。蓋陳勃舉茂才，不以實，削戶二百；何武舉正直者，盤辟失禮，亦坐

左遷。至李德裕薦白敏中，不惟背之，又下石焉。是以當路公卿，雖其平生握手之交，猶豫而不敢任，囁嚅而不肯談。況乎越拘攣之議，馳域外之觀，用心于無望之地，施恩于不報之人哉？若閣下之與侗，雖吳越相去三百餘里，未嘗一望見顏色也。以大司空之尊，俯視邊庭散吏，不啻上下牀之別也。侗之歸田灌園，已二十年矣，未嘗有尺書寸牘，及長安貴人之門也。雖有謬悠之說，荒唐之言，著之詩文，傳於流俗者，其則技亦已薄矣。且少不如人，老將至而毫及之，其學業進否，未必有加于昔也。而閣下毅然獨斷，選于衆人之中，達于天子之側，此非深知侗者不能。今也皇上親試闕庭，猥蒙採錄，擢之侍從之班，令以纂修之職，則庶幾奉命承教，可幸無罪矣。若侗自揣樗櫟之質，非棟桷之需，絺綌之材，無黼黻之用，萬一奏對不稱上旨，擯斥而去，固其所也。豈不差門牆而貽笑當世之士乎？誠不知閣下之知侗者何等，其舉侗者又何說也。雖然，閣下之知侗深矣，而侗尙未能受知于閣下者，侗放廢已久，且有犬馬之疾，杜門却軌，長爲農夫以沒世。其出山之思，如牧羊者之鼓吹車蓋，未嘗夢及之也。一旦奉詔重登仕籍，身本吏也，豈敢驕語高尙？但以麋鹿之性，被犧牛之文，既不合時，亦違所好。去秋復遭亡妻之變，悲傷涕泣，方寸亂矣。雖欲勉自修飾，以圖報稱，其道無由。前曾詣部請急，例不見許，稍俟史局告成，便當上表陳情，乞骸歸里，釣魚種豆，以終餘年。此侗之素志也。然則侗固不能爲知己用，卽閣下亦焉用侗爲哉？閣下固未嘗與侗相見，但聞吳下有此阿蒙耳，亦未知侗之類唐潦倒，一至於此。然其薦賢爲國之心，出于誠然，而不爲公門桃李計耳。此固一人信之，羣公諒之，而侗所流連慨慕而不能忘者，此也。侗以一介書生，往受先帝凌雲之賞，今皇上起之草茅，置于翰苑，兩朝知遇，雖子雲相如，殆無以過。而閣下與大司馬王公前或推之，後或挽之，獎進踰分，誠非所堪。然侗得知已于吾君吾相，亦已足矣，豈必日受千金之賞，一歲九遷其官乎？侗之赴詔，值閣下奔喪南還，未獲晉謁，都門羈紲，侍側尙未有期。敢以奏記先之。然叔向不謝祈奚，而韋澳唐介亦恥呈身識面，候問之不時，儀文之不備，皆非閣下之所責也。侗再拜。